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馬荷

王希和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 千種

總編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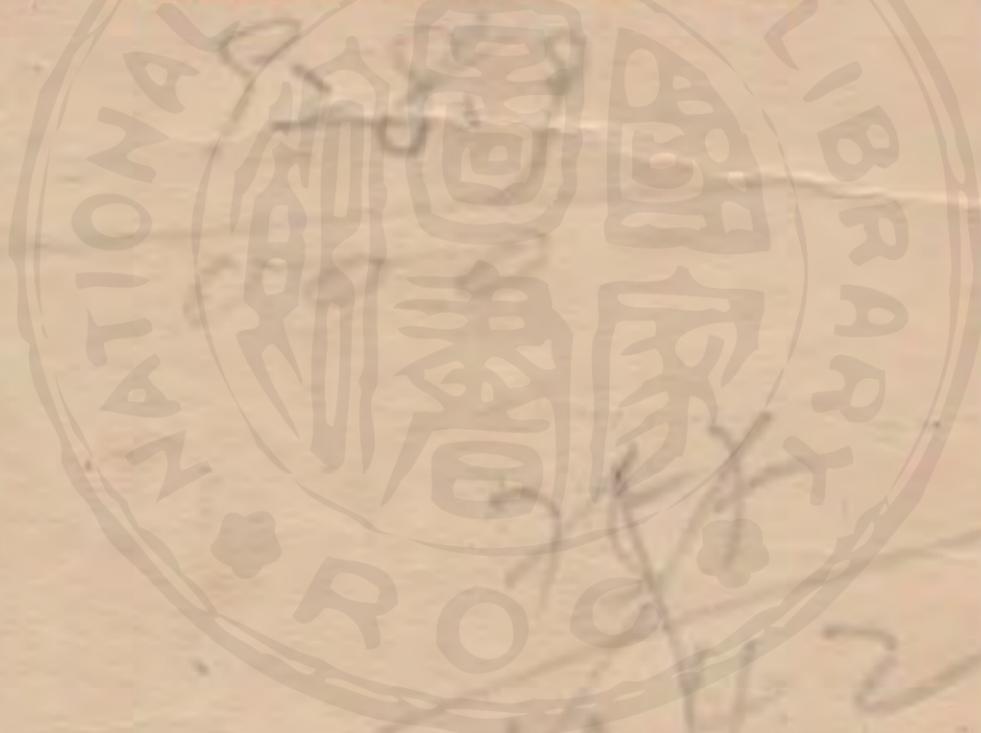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室

登帳號 30948

類號 083.11/000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
使用



百 科 小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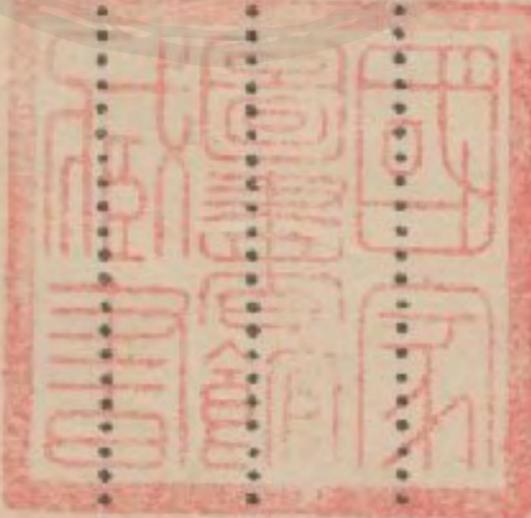


荷馬

(希臘古代第一詩人後世史詩之鼻祖)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伊里哀史詩本事	六
第三章	阿德西史詩本事	二二
第四章	荷馬史詩之藝術	三四
第五章	荷馬問題	四二



荷馬

第一章 緒論

荷馬者世界紀事詩人之鼻祖，能以歐洲最古文明之遺蹟留給後世之大詩人也。荷馬生平事蹟，渺不可考，據古籍記載：希臘有七地爭言荷馬是該地之人，且有墳墓，藉此以爲榮顯；其實荷馬是屬伊尼安 (Ionian) 族，生於 Smyrna 城，約在紀元前八百五十餘年。荷馬當時之職業，不過江湖游行賣唱的歌者，既貧且盲，流離奔竄，其身世實有可悲者。惟所編史詩，伊里哀 (Iliad) 阿德西 (Odyssey) 二種，則永占世界文學之首席。倘吾人設想此兩種名著不保存至今者，實不知世界文壇上，受此重大損失的影響，當生若何結果。此兩種史詩不啻希臘有史時代之聖書 (Bible)；所以後來許多哲學家，如柏拉圖等，往往引據史詩中的名句，用以解釋哲理上的論點，或用以堅持道德上的



辯難，正如基督教徒採取聖經中的文句，以堅定吾人之信仰。在希臘人觀之，荷馬是超凡入聖第一偉大詩人，亦如歐洲人以聖經爲世界第一奇書。希臘人誦讀荷馬史詩，亦猶基督教徒之讀聖經，彼等不特在文字上玩賞其清詞俊語與乎挹之不盡的美，且於行間字裏尋出更深奧的意義與更動人情感的慰安。不但如是而已；稍習知文學者，即知此兩種史詩在歐洲，每時代的文壇上，生出若何的絕大影響。近如羅馬詩人福吉兒（Virgil）所著的 *Aeneid* 一詩，即摹擬荷馬的名著。倘若荷馬史詩當時失散不存，吾人必疑慮後來所謂 *artificial epics*，如福吉兒，陸堪（Lucian）但丁（Dante）米爾頓（Milton）及其他詩人等的名著，尙能產生否？若謂此種損失定能阻礙所稱爲『超偉風格』（*grand style*）的詩篇永絕於天地間，亦非過言。可見人類保存古人想像的名著，使後來世界文壇，日益光輝華燦，實是功勞蓋世，然亦爲最奇異之事——縱是今日百業紛紜的世界，而一般平民，雖未曾讀過荷馬史詩的譯本，亦能了解形容詞 *Homeric* 的意義；荷馬之偉大，於此可以見矣。

荷馬史詩中人物最令人歎羨的特質，吾人莫不知悉：如亞克尼士（Achilles）以勇武稱，海蓮

(Helen) 以美稱，阿德西以智慧聞於時，彭尼洛 (Penelope) 以貞節令人景仰。這些人物傳述在我們口上，亦如韓孟雷德 (Hamlet) 伯克司力夫 (Pecksniff) 奧色羅 (Othello) 米考伯 (Micawber) 等名字。吾人稱荷馬爲人類的偉大詩人，實不存何種偏見。吾人欲瞻仰此 “Wide expanse” 且呼吸英詩人克茨 (Keats) 所謂其清醇靜穆之氣，“to breathe its pure serene” 切勿走入迷路，被後世所稱「荷馬問題」惶惑。所以讀者不了解德人武爾福 (Wolf) 所著的 *Prolegomena* 一書（按此書出版於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專討論荷馬史詩是否爲荷馬個人所作之問題，武爾福實開荷馬問題的先聲。第五章詳論之，）中所討論之問題，實得益不淺；蓋吾人方無先入之見，且能於讀詩時，覺有心神悠遠之樂；及至神入作品之中，與偉大詩人生其同感，此時讀者自有批評賞鑑的眼光，用以估定作品的真價，而一般討論荷馬問題者之囂囂舉不能熒動吾人之觀聽矣。此不但讀荷馬史詩應如是，即讀後世文學名著，亦應保持此態度。否則讀者先存有偏見，如戴有色的眼鏡，則作品的真精神又何從煥發？

荷馬史詩的音律詞藻，完整美備，爲後人稱頌者，非偶然也。然當荷馬之前希臘文學亦頗可觀，

不過簡陋而已；然源遠流長，已開荷馬史詩的先聲，荷馬始得集其大成，猶流傳於後世。希臘最古的詩篇不過是簡短的歌詞，描述足以感動聽衆者的事實。此種歌詞大半咏唱四季的美景及自然界的現象，當農人收穫之時，都齊唱此等歌詞以自娛。這一類的歌往往含有蕭瑟悲哀的性質。如『林納司』(Linos) 一歌，就是農人採摘葡萄時所常唱的。林納司者屬於半神人的階級，小亞細亞的宗教中多有此等奇詭芳馨的故事。林納司相傳是最美的童子，被一羣瘋狗嚙死，農人於收穫時期或當夏季，都唱歌哀悼他，故有林納司之歌。又謂林納司是神之子，生長於牧童之中，一日忽被狗噬，人哀之，遂設羊節 (Festival of Lambs) 殺狗致祭。其實哀悼之真意，非哀悼林納司，因林納司即「春」之象徵。希臘初民覺春去夏來，萬象變遷，不禁有感於心，遂由想像中，以天然景象擬爲美貌少年，又橫遭惡死，以寄其哀感之情。又有所謂 "Bormus" 和 "Orpheus" 兩篇歌詞的寄託，與林納司大同小異。此外希臘有祭神詩 (Peanes) 此種詩全是在祭祀時頌禱於愛波羅神及諸神祇之用。詩篇的大意除表示感謝，堅信外，一面又求神靈保佑得脫危險而獲安全。屬於此類有所謂春之祀神詩 (vernal psalm) 和戰爭之頌神詩。至於哀悼詩 (threnos) 則用以弔輓死者，其

聲淒厲，常由以唱此歌爲業之人，環繞靈牀，高聲而歌，與婦人啜泣之聲相和。祭神詩與哀悼詩之外，有婚禮詩（Hymeneos）用以慶祝結婚之樂。此種詩由兩隊少年男女手執火炬合唱，男隨簫聲而歌，女則應琴絃而舞；聲調和美，使人意移。

上述各種歌詞皆在荷馬史詩未產生之前，已盛行於希臘；然此種種詩義完全散失，不傳於今。荷馬抽前人之精華，蔚爲個人的創作，雖不能稱爲希臘詩歌獨創之第一人，然其作品之美備，實可巍然居歐洲文學史之首，永永不墜。吾人既知荷馬以前的文學大概情形，又知荷馬個人的模糊身世，由此即可進而述荷馬史詩之本事。

第二章 伊里哀史詩本事

....At length I saw a lady within call,

Stilller than chisel'd marble standing there:

A daughter of the gods, divinely tall,

And most divinely fair.

*

*

*

*

*

Her loveliness with shame and with surprise

Froze my swift speech: she turning on my face

The starlike sorrows of immortal eyes,

Spoke slowly in her place.

"I had great beauty, ask thou not my name:

No one can be more wise than destiny.

Many drew swords and died. Where'er I came

I bought calamity

From Tennyson's *Dream of Fair Women.*"

荷馬的伊里哀史詩共分爲二十四卷，凡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句 (verse)。然荷馬的原作并不分卷，相傳係亞歷山大時代文學家亞利士多芳尼士 (Aristophanes) 按詩中情節而區分之。荷馬之詩係用六脚 (foot) 的一揚兩抑律 (卽一長音兩短音) (dactylic hexameter) 組合而成。後來作史詩，多取法於是。

伊里哀史詩雖以希臘聯軍攻德羅 (Troy) 城時，聯軍大元帥哀格馬南 (Agamemnon) 與大將亞克尼士 (Achilles) 的爭訐爲起點，然史詩的材料多採取希臘的神話，且以十年久戰的原

因甚遠，故欲完全了解史詩的內容，不能不追溯與史詩有關係的事實；因此種種事實俱是十年血戰的遠因。茲請述其概要——

與德羅戰爭最有關係的人物有三家：就是白尼亞士 (Pelus) 亞德烏士 (Atreus) 丁達拉士 (Tyndareus)。

(1) 白尼亞士 爲 Phoia 王，旅行時忽遇海中神女色達斯 (Thetis)，一見即愛戀不置。色達斯 容態極美，天帝 (Zeus) 想娶爲后，後聽命運之神說，色達斯 將來舉一子，才略必遠過其父，天帝恐懼，遂命色達斯 下嫁白尼亞士 爲妻。嫁後生一子名叫亞克尼士，即將來敗德羅，殺海克討爲荷馬史詩中最重要的人物。(2) 亞德烏士 爲 Pelops 和 Hippodamia 之子，娶厄爾洛皮 (Aërope) 爲妻，生兩子，一名哀格馬南 就是將來希臘聯軍大元帥；一名馬尼洛士 (Menelaus) 後爲斯巴達 王——爲海蓮與師討德羅的首倡者。(3) 丁達拉士 爲 Lacedaemon 王，其妻名李達 (Leda)，李達 生二女：就是加斯德 (Castor) 與克烈狄姆拉司特 (Clytemnestra) 又爲天帝生兩女：一名浦 洛斯 (Pollux)，一名海蓮 (Helen)，克烈狄姆拉司特 嫁給哀格馬南，海蓮——絕代佳人，亡國禍水。

——被斯巴達王馬尼洛士娶爲妃。

以上諸人都是德羅戰爭中最有關係的人物，然戰爭的原因尙不在此，蓋戰爭之遠因釀於白尼亞士結婚之日，破裂於海蓮私奔之後。此事極奇詭動人，茲略述如下：

先是白尼亞士與色達斯舉行成婚禮之日，儀節極隆盛，且宴請百神，齊來觀禮，獨仇怨之女神（Eris or Discord）未請。女神怒甚，擲金蘋果一枚於席上，果上刻有字：『給與最美者。』當時三女神：天帝之后海娜（Hera 卽 Juno）愛神金星（Aphrodite 卽 Venus），軍旅之神雅典利（Athena 卽 Minerva）相爭此果不得決；上帝命三女神去愛達（Mount Ida）見德羅王的次子伯黎（Paris）求斷。時伯黎方牧羊於山中，年少美風儀，神女（Chione）愛之，遂私訂婚。（按英詩人鄧尼生“Chione”一詩，卽咏此事。）三女神中雅典利先到，願以戰爭之光榮與名譽賂伯黎，求判決此事，使金蘋果歸爲己有；海娜則以權力及富貴相許；愛神願酬以天下最美之婦人爲妻。伯黎此時忘却神女之舊情，思得人間的美婦，遂將金蘋果判歸愛神所有；由是海娜與雅典利深恨伯黎及德羅人，且與之爲敵。未幾伯黎得愛神之保護，渡海至希臘。斯巴達王馬尼洛士，款待伯黎極優渥；

其妻海蓮爲絕代麗人，卽金星女神將以許伯黎爲酬報者。當海蓮未嫁之時，求婚者如蟻，久之不得當，家中人慮強娶海蓮者必有殺身之禍，遂聽其自擇婿，同時求婚者得阿德西（*Ulysses*）的提議，亦發誓言曰：衆人當聽海蓮自擇佳偶，所嫁之人衆亦不得侵凌，設有奪海蓮者衆當共殲之。海蓮既嫁馬尼洛士，夫婦之間甚相得，不久而伯黎至。伯黎居宮中爲上客，風姿旣美，又得金星女神之助，遂與海蓮相愛悅，此時適值馬尼洛士有事他去（到 *Crete* 島）伯黎乃乘機挾海蓮遁歸德羅。德羅十年的久戰，卽基於此。馬尼洛士歸，知海蓮被劫，怒甚，卽召諸侯之兵大舉伐德羅，思奪回海蓮。希臘各部的首領因前有盟約，俱率兵來會，獨伊食佳（*Ithaca*）王阿德西未至。阿德西娶海蓮之中表彭尼洛爲妻，已生子，（名德利麥克士 *Telemachus*）方有室家之樂，不願從征於外，諸侯軍遣巴拉美達士（*Palamedes*）爲使者來請，阿德西佯犯狂疾不肯行，駕一驢一牛耕於田。使者以其初生子置犁鋤之前，阿德西患傷子，轉犁他向，使者遂窺其隱。阿德西旣出，又招他部之首領俱行，惟白尼亞士之子亞克尼士（*Achilles*）不到，亞克尼士之母色達斯爲女神，能預知未來之事，深曉其子若從軍於外，必遭橫死，因阻其子不聽去。使者來徵時，色達斯送其子至 *Scyros* 島，萊康米德士

(Lycomedes) 王處，且令其子混雜於諸女伴中。阿德西知之，即假扮爲商人入王宮，以婦女之妝飾品雜武器求售。亞克尼士獨取武器而舞之，因露真相。阿德西乃勸之與國人同出戰，不必以母氏之言爲意。希臘各部的軍旅既集，米西里 (Mycenae) 王哀格馬南遂被選爲大元帥。軍中最以勇敢稱者爲捷足亞克尼士；其次就是他的中表亞札司 (Ajax)，軀幹偉碩，精於武技，惟智力弱耳；與亞克尼士差可比並者爲低恩米德 (Diomedes)；阿德西則以智能見稱於全軍；軍中最老成者爲拉斯討 (Nestor)，衆人皆問計於彼。此次全國興師遠伐，算是空前之舉，求其原因不過爲一美人而已。

然德羅在當時并非弱國，王名伯萊摩 (Priam) 老矣；但他有聖智勇武的王子，且國內政治修明，外又與隣邦盟好。他的妻名希古巴 (Hecuba)，外族甚強；但最能保衛他的王位使國內雍和安堵者全是其子海克討 (Hector) 之力。海克討有蓋世之勇，又富有才略；娶最尊貴的安都洛麥奇 (Andromache) 爲妻，生有一子；他的氣魄性格，實不愧爲人夫爲人父。德羅之主要人物，除海克討外，尚有愛神之子安利士 (Aeneas) 戴弗拔士 (Deiphobus) 高老克士 (Glaucus) 沙皮東 (Sarpedon) 等。

當開戰時，諸神皆參與戰事。天后海拉，軍旅之神雅典利與伯黎有夙怨，乃助希臘；金星之神（即愛神）與火星之神則佑德羅；水神（Neptune）望希人得勝，天帝（亦稱太陽神）與愛波羅則守中立。恩怨分明，神人共事，可謂極波譎雲詭之觀矣。

經過兩年之設備，希臘的海陸軍隊齊集於比奧霞（Bootia）之阿勒石（Aulis）海岸。一日哀格馬南出獵射殺月神（Diana）之鹿；神怒，降疫於希臘之軍，并起大風，阻水師不得進。卜者加爾克士（Calchas）言：女神之怒非以少女獻祭不能平，且少女須犯神怒者所親生。哀格馬南雖不願，無如何也；即遣使往迎其長女伊飛吉娜（Iphigenia），詭言將配與大將亞克尼士，宜早日成婚。伊飛吉娜至軍，其父縛之將致祭，月神忽生悔心，攫之去。（按鄧尼生美女之夢）

Dream of Fair Women 一詩亦咏此事。

自是風利帆張，希臘全軍直抵德羅國海岸。德羅軍阻其登陸；希臘大將伯洛特絲羅士（Protesilaus）出迎敵，被海克討所殺。其妻羅丹馬（Laodamia）甚賢慧，聞伯洛特絲羅士死耗，大戚，即禱於羣神，求與其夫陰靈相會。神許其請。於是水星之神（Mercury）引伯洛特絲羅士至陽界；及相

會終止，陰靈復去，羅丹馬亦哀傷死。神女於墓畔植榆樹，待至枝葉扶疎，高可眺望德羅戰地時，卽凋謝，復由根中另茁新枝。

希臘與德羅兩軍相持不下者幾九年；希臘勞師襲遠，勢將不支，此時大元帥與亞克尼士復因一女而爭，兵士益無鬪志。荷馬伊里哀卽從此時希臘內訌敍起。以上所述，爲希臘出師之原因，亦卽亞克尼士之怒所由起也。

荷馬史詩中的事實，以亞克尼士一怒爲起點，前事概未述及。當時希臘雖未能戰敗德羅，然軍旅所過，劫奪城邑亦不少。希軍俘得二女，俱美：一女名克梨詩（Chryseis）爲愛波羅神廟僧人之女，歸哀格馬南所有；一女名柏烈詩（Briseis）歸亞克尼士。僧人聞女被劫，以巨金來贖，哀格馬南堅不許。僧歸，愬於神求宥，神乃降疫於希臘全軍。希臘將帥懼，乃召集會議，商補救之法。亞克尼士面訴哀格馬南之罪，哀格馬南怒，釋克梨詩後，卽占柏烈詩爲己有。亞克尼士被辱，誓不復戰，其母色達斯復往求天帝降禍於希臘以洩憤。

亞克尼士去後，天帝示夢於哀格馬南使出戰；旣成列，德羅王次子伯黎請與馬尼洛士（海蓮

之夫)爲獨戰,以海蓮及玉帛爲得勝者之獎品。希臘軍許其請,兩軍遂各致祭於天帝,祈得勝。伯黎理由氣餒,與馬尼洛士戰幾至被擒,金星女神救之入城。希臘得勝,德羅人將如約以海蓮及玉帛交馬尼洛士矣;而軍旅之神雅典利不願德羅免於滅亡,以計誘德羅將士彭達亞士射馬尼洛士傷之。希臘將帥憤德羅不顧正義,遂復戰。兩軍既合,風雲變色,希臘大將唐米達(Diomedes)戰尤勇,傷金星女神及火星神,并殺彭達亞士(Pandarus);二神歸告天帝,天帝乃禁諸神不得預人間事。是時希臘軍勢甚壯,直逼德羅城下,德羅大將帥海克討,負伯黎入城,令婦女禱告,并覓其妻子不見。既出遇其妻子於城門之側,即互相叮囑灑淚而別。海克討回陣與希臘猛將亞札司力鬪,至夜始休,兩軍皆有死傷。翌日收埋死骸停戰;事畢復戰,海克討奮勇殺敵,希臘軍大敗,退至營壘,海克討率全軍追之。

哀格馬南收拾殘部,不敢出戰,拉斯討勸其遣使請亞克尼士出,并將俘女柏烈詩送還之,用釋其怒。哀格馬南然其言,即遣亞札司,阿德西爲使者,啣命往勸亞克尼士。亞克尼士拒之,謂不日將返希臘矣。此時德羅軍已破希臘營壘,將縱火焚其舟,海神(Poseidon)亦稱 Neptune)與海拉憐希

臘軍路窮，堅守其舟，且設計使德羅軍退却。亞札司乘機擲巨石於海克討之肩，幾死之。天帝怒甚，令海神與海拉他去，又召愛波羅來醫海克討傷創，且奮發其敵仇之氣。於是德羅軍勢大振，竟破希臘軍，且焚其舟隻。

希臘軍中老將拉斯討見屢戰屢敗，知非亞克尼士出而禦敵，希臘必無幸；乃告亞克尼士之至友伯多克拉士（*Patroclus*）曰：『倘諸神默佑，汝必能勸亞克尼士出，爲希臘戰；設彼不至，請彼派軍隊來此禦敵，且汝亦當假其甲冑。德羅軍見之，或敗走。』伯多克拉士有感於拉斯討之言，卽趨求亞克尼士，并報告軍中敗狀。言時，適舟中火起，亞克尼士知希臘軍勢甚危，乃以甲冑假伯多克拉士，令率隊赴戰。伯多克拉士出迎敵，大敗德羅軍，大將沙皮東死於陣。海克討下車來救已不及，遂與伯多克拉士鬪，殺之，并剝其甲冑。亞札司與馬尼洛士俱來奪屍，苦鬪甚烈，時黑雲漫天，雷電交作，亞札司欲遣使報知亞克尼士，四望昏黑，不見一人，急祈於神，天帝憫之，驅雲四散。希臘軍奮勇力戰，卒奪屍歸，海克討尙率兵窮追之。使者安狄老卡斯（*Antilochus*）奔告亞克尼士，亞克尼士聞其友慘死大哭。其母色達斯聞聲至，知其子非爲友復仇，無以爲慰。亞克尼士欲卽出戰，其母謂之曰：甲冑已失，

戰恐不利，明早當爲汝攜新製甲冑至，以備迎敵。色達斯言畢，急往求火星（Hephaestus）爲其子另製甲冑矛盾；僅一夕製成，盾上鐫刻極精工。荷馬詩中描寫此盾絕佳，英人邁爾（Ernest Myers）譯筆亦妙；原文太長故不錄。（按讀荷馬此段文字，即可推知當時米西里的藝術（Mycenaean art）因此文不啻爲歷史上之明證。）

翌日破曉，色達斯攜甲冑矛盾至，亞克尼士見之喜甚。是時哀格馬南頗自悔；及亞克尼士重來，遂與修好。軍旅之神雅典利不忘伯黎之夙怨，促亞克尼士赴戰地，又增加其復仇之決心。亞克尼士憤怒填胸，驅車而出，德羅將士當之皆披靡。海克討受愛波羅之囑，作壁上觀；雅典利幻爲海克討之幼弟賴克恩（Lycaon）促安利士（Atreus）出迎敵，矛未舉已折。德羅兵皆奔入城內，獨海克討植立城下，以待敵至。其母希古巴在城上勸其勿戰。海克討曰：『手下兵士死者狼藉，我獨忍偷生乎？余肯將海蓮及全國貨寶投誠於敵乎？今即欲爲此事亦晚矣。敵將不願聽我，余寧戰死爲得。』語未竟而亞克尼士已衝至，其甲冑光燦奪目。兩勇士繞城而走，凡三匝。女神（Pallas）幻成海克討最勇武之弟名戴弗拔士（Deiphobus）者，立海克討身畔。海克討見之喜甚，遂不走，轉首與亞克尼士戰，舉

矛直取之，矛斷，更向戴弗拔士取矛，而戴已不見。清克討知受女神欺，恐難免一死，乃出短劍與亞克尼士鬪。亞克尼士舉矛直貫其頸，海克討遂死。當將死之時，海克討告亞克尼士曰：『幸留吾屍！我父母必以巨金來贖，使我得享德羅男女的葬禮。』亞克尼士答曰：『狗，汝召此大禍，不必再言及贖屍及求余憐憫。否！我實不願使汝屍不爲狗噬。』即二十倍之贖金，我亦拒不受。』言畢，剝海克討之甲冑，縛其屍於兵車之後，曳之繞城而走。海克討之父母見狀悲慟極；全城之人亦哭。哭聲直達安都洛麥奇之耳，安都洛麥奇方雜諸女傭造作，聞其夫慘死，即昏厥於地。當德羅人悲痛方殷之時，希臘軍中則舉行慶典，且以厚禮葬伯多克拉士。後德羅王伯萊摩備禮厚幣，夜入希臘軍求見亞克尼士，且動之以情，使歸還海克討屍。亞克尼士聞言掩淚許之，并自言停戰十二日以禮葬海克討。及葬，德羅人空巷往觀，哭聲聞數里。荷馬史詩伊里哀之內容至此止。

Such honors Ilium to her hero paid.

And peaceful slept the mighty Hector's shade.

*

*

*

*

*

德羅十年久戰，前因後果，備極錯雜；而伊里哀史詩所敘者，只以希臘大將亞克尼士一怒爲始，德羅元帥海克討戰死爲終，至海克討死後之事，則無一言敘及。以後事實雖不必與史詩有重要之關係，然讀者定欲知此戰爭之結局爲快。故更述之如下。

海克討既葬，德羅城尙未陷；其時起兵來援者有兩邦：一爲密狼（Memnon）；一爲女兒國（Amazona）。女兒國王彭色西利（Penthesilea）率女人軍助戰，殺傷希臘將士甚衆；然彭色西利後亦見殺於亞克尼士。

先是當海克討舉行葬禮，兩軍停戰之時，亞克尼士遇德羅幼女波里仙娜（Polyxena），心醉其美，思娶之。至是，亞克尼士擬主和議，與德羅王約爲婚姻。當其議聘禮於愛波羅神廟時，伯黎以毒矢射中其要害，亞克尼士遂死。希臘二大將亞札司與阿德西爭奪其甲冑不得決；軍旅之神雅典利以阿德西智慧冠軍，將甲冑賜之，亞札司大憤因自刎。希臘大戲曲家沙福克利士（Sophocles）劇中曾描述亞札司握劍插地喃喃自語之狀：

“Come and look on me,

O Death, O Death,—and yet in yonder world

I shall dwell with thee, speak enough with thee;

And thee I call, thou light of golden day,

Thee Sun, who drivest on thy glorious car,

Thee, for this last time,—never more again!

O Light, O sacred land that was my home;

O Salamis, where stands my father's hearth,

Thou glorious Athens, with thy kindred race;

Ye streams and rivers here, and Troia's plains,

To you that fed my life I bid farewell;

This last, last word does Ajax speak to you;

All else, I speak in Hades to the dead."

上錄一段亞札司自刎時之語，讀之令人淒愴低徊不置。希臘軍中大將相繼死亡，德羅城終不能下。卜者言：非得裴洛特士 (Philoctetes) 所藏古英雄赫邱勒斯 (Hercules) 之毒矢，恐城終不破。初希臘善射者裴洛特士，偶被毒矢傷足，創發有惡臭，希臘人棄之於拉攏羅斯 (Tennos) 島。至是勢急，阿德西與低恩米德遂同往迎裴洛特士至，以毒矢射中伯黎。

伯黎創發甚危，忽憶及前所眷之神女伊娜尼 (Cene) 善醫，往求藥。伊娜尼恨伯黎薄情，拒不施治，伯黎回，即死。既而伊娜尼自悔，攜藥追之，已不及，憂傷愈恆，亦自縊。卜者又言：德羅城中存有

雅典利女神像名曰 Palladium。據云此像降自天，城中有此像，不易破。於是阿德西夜中假裝入

德羅城盜像而逃；然德羅城仍無恙。希臘計窮，乃用阿德西木馬策。一日希臘全軍忽退，港中戰船亦不見，平原中只留一極巨之木馬。德羅人久戰疲憊，忽見希臘全軍返旆，大喜逾望。城門既闢，衆乃蜂湧而出，戰後荒原，滿目蕭瑟；及見木馬擬取之入城。僧人落空 (Laocoon) 獨知希臘人之詐，力言不可，衆心惑焉。時有二巨蟒由海中出，直入人叢中，衝至落空與其二子所立之地。巨蟒先噬其二子，後及落空，又繞父子三人之身凡數匝。說者謂諸神怒落空洩祕密，遂遣巨蟒殲之。英詩人拜輪有詩

..... Vain

The struggle; vain against the coiling strain

And gripe, and deepening of the dragon's grasp,

The old man's clinch; the long envenomed chain

Rivets the living links,—the enormous asp

Enforces pangon pang, and stifles gasp on gasp.

木馬入城後，德羅人不設備，刁斗無聲，全城皆睡，夜午，木馬中甲士盡出，城外戰船亦麇集；內外響應，德羅人驚惶無措，城遂陷。希臘軍乘機劫掠，全城爲墟。時海蓮美猶昔，頗悔前事之非，馬尼洛士乃載與俱歸，重爲夫婦；離國十年，河山都改，言之亦足悲矣。哀格馬南歸國未久，卽被其妻與姦夫所殺；英雄末路，不死於疆場，而死於婦女之手，讀者至此，能勿感乎？

第三章 阿德西史詩本事

As one that for a weary space has lain

Lulled by the song of Circe her wind

In gardens near the pale of Proserpine,

Where that Aeëan isle forgets the main,

And only the low lutes of love complain,

And only shadows of wan lovers pine—

As such an one were glad to know the brine

Salt on his lips, and the large air again,

So, gladly, from the songs of modern speech

Men turn and see the stars, and feel the free
Shrill wind beyond the close of heavy flowers;
And, through the music of the languid hours,
They hear like ocean on a western beach

The surge and thunder of the Odyssey.

Sonnet by Andrew Lang.

荷馬的阿德西 (Odyssey) 一詩，紀述德羅城破後，阿德西 (Odysseus or Ulysses) 航海而歸，路中遇險之事也。初馬尼洛士載海蓮歸斯巴達，而希臘諸將亦同時重到鄉土；獨阿德西久久無消息。其妻彭尼洛與子德利麥克士年年盼望，阿德西終不至。凡讀伊里哀者再讀阿德西，必覺其引起之情緒，絕不相同；前詩悲歌慷慨，後詩則柔和淡遠。故本達烈 (Bentley) 言伊里哀爲男子而作，阿德西則爲婦女家庭中消息之書也。或謂伊里哀一詩爲荷馬早年之作品，故氣魄強烈；至阿德西必當其老境恬靜之時，始行著筆。此兩詩氣息之不相同，較之失天國 (Paradise Lost) 及復得天

國(Paradise Regained) 11詩爲甚。

阿德西詩分六部，每部四卷，共二十四卷；想作者當時已有如是區分。第一部大略敘阿德西的妻子在國內受人欺侵，及外出尋父之事。蓋當時國中豪者聞彭尼洛有豔名，又知其夫未歸，各思娶之，且占其產。諸豪者日在庭中飲酒爲樂，意在奪取彭尼洛。彭尼洛方織錦對豪者言：錦絡成，始言嫁。夜中彭以刀斷絡，天明復織，故絡終不成。天帝憫之，乃遣女神雅典利幻爲阿德西之舊友莽達(Mentor)自任鄉導，勸德利麥克士出尋父。次日德利麥克士遣人召國衆，指斥諸豪者，國人懼勢不敢言，諸豪復頑囂未已，幸雅典利陰具舟隻，德利麥克士始得逸出。不久至皮洛司(Pylus)晤拉斯討王，始知哀格馬南被其妻所殺。王勸其往斯巴達謁馬尼洛士探其父蹤跡。既至斯巴達，馬尼洛士及海蓮俱厚款之。海蓮見德利麥克士爲故將軍之子，對之重話舊年德羅戰事，悲感不自勝；而少年人聽此絕代麗人，自述身世，竟不自知是悲是喜矣。馬尼洛士得先知者言，悉阿德西方漂游在(Ogygia)島，遂將此消息告知德利麥克士，且謂其父將歸，暫居斯巴達爲佳也。時已在德羅城破後之第十年矣。(以上爲第一部之所敘)(共四卷)

初阿德西由德羅城與同伴航海歸國，不意遇風，飄泊於蠻荒者約二年。此兩年中所經奇險荒誕之事甚多。同伴亦死。後阿德西隻身至女神格列素 (Calypso) 所居 Ogygia 島，島中女神委身嫁之，遂爲夫婦，居島凡八年。此時（八年後）卽其子德利麥克士住斯巴達尋父之時也。島居寂寞，阿德西時起鄉關之思；神女得天帝之示，知阿德西不可留，乃以器具供阿德西製浮槎泛海而去。水神重興風浪，槎破，阿德西被海水衝至岸；Ino 女神幻爲海鷗引之到西方樂土飛霞 (Phaeacia) 國。國王安心樂土 (Alcinous) 有女名露絲佳 (Nausicaa) 美而豔，方至海濱，遇阿德西裸臥沙灘，乃導之入國王奇麗之宮，且供其衣食。國王款阿德西爲上賓，設宴勞之。酒酣，座中有名騰暮突加士 (Demodocus) 者，唱德羅被圍及木馬入城之歌，音調蒼涼，阿德西感念前事，懷思故國，聞之因涕下。王怪之，詰其姓氏，阿德西遂將十年飄泊遇險之事告之。（以上第二部由五至八卷。）以下皆阿德西所述十年冒險之奇聞。

初德羅城陷，阿德西收拾自己同伴，航海至 Ismarus 登陸，與居民小戰，同伴中死亡甚多。再泛海，遇颶風，飄泊約九日抵食蓮國 (Lotoseaters)。 阿德西遣二人探其國之居人，國人以蓮實食

之，三人食後竟忘前事，不作回鄉之想矣。阿德西驅之返，尙依戀不肯去。（按英詩家鄧尼生有食蓮者之歌，卽想像食蓮後，所發生之情感。詩意極美妙，惜篇幅太長，故不錄。讀者可取鄧尼生詩集參考。）阿德西復解纜西行，未久抵隻眼巨人（The Cyclopes）聚居之島。隻眼族居島中大洞，以牧畜爲生。阿德西攜酒一甕，率十二人登岸尋食。旣入廣洞，見食物皆備，欲待主人歸而取食之。已而隻眼族之王伯里芬木斯（Polyphemus）驅羊歸，入洞後卽移巨石塞洞口；石之巨雖二十牛不能動。遂坐取羊乳，取畢，轉動隻眼，見有生人在洞，怒詰其來處。阿德西告以途中遇難，特來求食，無他意。隻眼王不答，起攫二人碎其腦而吞食之。食後昏睡，阿德西欲乘機殺之。旣思巨石難移，殺之徒自苦耳。翌晨，隻眼王又食二人。食竟移石，驅羣羊出洞後以石抵門。阿德西設計令同伴取巨木銳其端，又入火焚堅之，藏於草中，是晚隻眼王歸。移石如前夕；復碎二人之腦作晚膳。食方畢，阿德西以酒進，曰：『巨人，此爲酒；食人肉後飲之味尤佳。』隻眼王飲後樂甚。又索酒，且許阿德西爲最後吞食之一人，并詢其名姓。阿德西答曰：『余名無人。』隻眼王被酒酣睡，阿德西卽爇巨木之端，刺其隻眼。巨人負痛，大吼求援；其族聞聲奔至洞外，問王何所苦。隻眼王曰：『無人害我，余將死矣。』衆同聲曰：『旣無人害，此

必天帝示罰，忍之可也。』言後，皆散。翌日隻眼王目盲，摸索至洞口，微轉巨石使羣羊出。且以手觸羊背，蓋恐有人騎之而逃也。然阿德西與同伴潛伏羊腹之下，得逸去，出洞後急趨海濱揚帆行。舟去稍遠，阿德西呼曰：『巨人，汝當知使汝目盲者，爲阿德西。』巨人怒，運巨石投之。幾沉舟。海行不久至奧拉司王 (Aiolus) 島 (王卽風神)。王以禮款阿德西，臨別且贈風囊；囊盡錮逆風，約以銀索，只餘和順之風吹送阿德西歸國。舟行九日，果浪平風順，阿德西於九日中，目不交睫，堅守此囊；故鄉雲樹已儼然在望矣。忽阿德西思睡，其徒衆疑囊中有珍貴之物，竊啓之，立時逆風陡起，復漂流入風神之島。風神怒其愚，拒不納。

阿德西等遇逆風後，重復鼓枻浮海而去。行多日達食人國 (Lestrygonians)。其國人以巨石破舟，攫人而食。阿德西之舟俱碎，徒衆大半死，只餘一舟免於難。阿德西憂傷憔悴，逃至愛伊安島 (Æëan) 島爲太陽神之女神巫施西 (Circe) 所居。阿德西登高山眺望，看島中無居人，惟島之中央有一壯麗宮闕。先遣徒衆半數，以 Eurylochus 爲鄉導，造宮覓食。徒衆至宮，聞美妙之音樂，又心醉女巫之美，流連不忍去。施西醉以毒酒，揮杖點其首，皆變爲豕。鄉導者奔告阿德西，同時水星之神

亦賜降妖之藥，遂得制服神巫，救其徒衆。神巫既懾服，日以酒宴款其徒衆；阿德西樂極，居島一年，幾忘鄉國。逾年始率徒衆言歸。神巫言：欲歸伊色佳，必先至冥府見先知者，詢其路途所從出。阿德西殺牛灑血祭鬼，鬼乃先後出，其母及德羅城戰死之新鬼皆來見。神巫又告以路過施蘭族島脫險之法。施蘭族 (Sirens) 爲海中仙女。仙女歌聲能迷人，舟子聞之，必至投海自溺。阿德西從神巫言，舟將近施蘭族所居之島時，卽以蠟丸塞耳使聾，乃得免於難。島中仙女有名巴典露者 (Parthenope) 憤其術不靈，自溺死，屍流至意大利海岸，卽今之奈白司 (Naples) 城。離施蘭族島不久，途中忽遇二魔女：一名 *Charubdis* 居海中；一名 *Scylla* 隱巖穴。阿德西舟過，初脫第一魔之險，第二魔陡伸其蛇首，攫其徒衆六人而去。一日舟抵太陽神島 (Thrinacia) 太陽神之二女 *Lampetia* 與 *Phaë-*
thusa 在島上牧畜，阿德西之徒衆腹饑，殺日神之牛食之。神怒，風雷交作，舟乃碎，徒衆皆死，獨阿德西未食牛肉，僅免。時波浪洶湧，阿德西堅抱短木，歷九日始至神女格列素所居之島，與神女同居八年（此時阿德西自德羅城破後已在外十年矣。）後神女得天帝命遣之歸，中途舟復碎，遂入西方飛霞國。（以上第三部由九卷至十二卷。）

飛霞國有極寬廣之園，中植花草果樹，長年不萎。英人 Andrew Lang 有飛霞國之歌，卽詠此事。歌云：

The languid sunset, mother of roses,

Lingers, a light on the magic seas,

The wide fire flames, as a flower uncloses,

Heavy with odor, and loose to the breeze.

*

The red rose clouds, without law or leader,

Gather and float in the airy plain:

The nightingale sings to the dewy cedar,

The cedar scatters his scent to the main.

*

*

*

*

*

The strange flowers' perfume turns to singing,

Heard afar over moonlit seas:

The Siren's song, grown faint in winging,

Falls in scent on the cedar-trees.

*

*

*

*

*

As waifs blown out of the sunset, flying,

Purple, and rosy, and gray, the birds,

Brighten the air with their wings; their crying

Wakens a moment the weary herds.

*

*

*

*

*

Butterflies flit from the fairy garden,

Living blossoms of flying flowers;

Never the nights winter harden,

Nor moons wax keen in this land of ours.

* * * * *

Great fruits, fragrant, green and golden,

Gleam in the green, and droop and fall;

Blossom, and bud, and flower unfolden,

Swing and cling to the garden wall.

* * * * *

Deep in the woods as twilight darkens,

Glades are red with the scented fire;

Far in the dells the white maid hearkens

Song and sigh of the heart's desire.

313/10
詩 313

此詩與史詩本事無關，錄之於此，不過增助讀者之興趣耳。

*

*

*

*

*

飛霞國王及在座聆阿德西言竟，均感歎不置，乃設筵祖餞，以大舟送之歸國。再抵岸時，阿德西方寢，衆置之岸上而返。水神怒飛霞國王助阿德西，術使其舟化爲巨石立港口。斷絕海上之路。阿德西醒，受女神雅典利指引，自飾爲乞，往探家中狀況；乃知妻被逼於國中強豪，子出亡未返。其子德利麥克士聞其父歸，急於回國；斯巴達王馬尼洛士乃厚遣之。既抵故鄉，父子相會之後，卽謀誅殺之計。（以上第四部，由十三卷至十六卷。）阿德西至家，其妻出視，以爲丐也；詢其夫之消息，乞丐告以人未死，將卽歸。老乳母爲丐洗足，見足上有痣，知丐卽其主人；阿德西禁之勿聲。時諸強豪尙縱飲於其家，且逼彭尼洛擇壻。彭尼洛懸勁弓於庭，曰誰能挽此弓者余嫁之。（以上第五部，由十七卷至二十卷。）諸強豪相顧勿敢前；阿德西曰：『余能挽。』卽脫去乞丐裝，與其子及僕盡殺諸豪。時彭尼洛方倦臥，知阿德西歸，卽出視，夫妻相會，悲喜交集，蓋由希臘出師以至今日，阿德西在外已二十餘年矣。諸強豪之黨羽，後集衆復仇，亦爲阿德西制服，國人遂復尊阿德西爲王，統轄全島。去國二十餘年，此

時方得享家庭團聚之樂。(以上第六部，由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荷馬阿德西一詩至此終。後英人鄧尼生作阿德西詩，曾述阿德西倦於家居，復思冒險之事。詩中描寫此英雄靜極思動之情感極佳，讀者可取爲參考。



第四章 荷馬史詩之藝術

英國文學批評家馬太安諾德於所著論荷馬史詩 (On Translating Homer) 一文中，指出荷馬史詩之風格，有四種特質：敏活 (rapidity) 一也；思想質直 (directness of thought) 二也；詞藻清顯 (plainness of diction) 三也；雄偉 (nobleness) 四也。至於結構之精密連貫，意趣之渾樸清新，皆為後人難企及；則其文學藝術之高超，可想見矣。

荷馬史詩的布局，穿插 (episodes) 甚多，就其穿插之處觀之，往往能顯露荷馬時代的生活狀況及詩人之心理與思想。且此等穿插又能助敘事體之詩篇生動活躍，令讀者於誦讀之時，儼然置身於諸人物生活情況之中，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至其全篇文筆之起伏頓挫，無不慘淡而經營之，以與全書相照應。例如，伊里哀詩以亞克尼一怒為全書線索，直敘至希臘軍壘破，舟隻被焚，一路皆用起伏頓挫之筆，最後插以伯多克拉士借甲冑，戰死時，亞克尼士始出，則已達於文學上所謂「峯

極」者矣。另一面觀之，德羅大元帥海克討之勇武，如斬將焚舟，聲勢喧嘩，亦皆亞克尼士一怒逼出之。荷馬用此烘雲托月之法，益顯亞克尼士一人爲德羅戰役之樞紐；故亞克尼士之仇既復，海克討陣亡，則全書可以收束矣。阿德西一詩其性質則與伊里哀不同，故荷馬用直敘之法；然又恐一路平鋪，不足以引讀者之興趣，乃於詩中襯以倒裝之筆。阿德西於將歸之時，對飛霞國王口敘十年航海之險事一段，不但使讀詩者到此，另換境界，且開後世文學上敘事經濟之法門。此詩題旨在乎阿德西之返國；故主人翁登岸時，既達全書之極達，則急轉入正文，遂有喬裝乞丐，射殺強豪之渲染，使讀者知阿德西一詩并非阿德西航海遇險紀事，實阿德西返國時之所遭也。不然，全詩應以阿德西漂落飛霞國爲終點。後事皆贅疣矣。此荷馬史詩之布局有足資後世文學家所取法者也。

伊里哀與阿德西兩詩有異點亦有同點。伊里哀敘英雄之劇戰，可名爲戰爭紀事詩。諸英雄中亞克尼士最偉烈，然荷馬描寫其他諸將領之事蹟，亦不遺餘力，故合而觀之，則獨見亞克尼士之勇武蓋世，分之，則各將領何莫非出類拔萃之英雄？阿德西一詩多敘遇險之事，可稱冒險故事。荷馬描寫智勇兼全之英雄，在蠻荒絕島與妖魔野人戰，又是一種筆法。詩篇氣息之平穩，與如火如荼之伊

里哀相較，實相去遠矣。此兩詩不同之點也；然其相似處亦有可述者，兩詩俱爲篇幅甚長之紀事詩；所述之事同是德羅戰爭之一部分；兩詩之音律同用六脚的一長音兩短音律 (hexametre) 始終無變；即文字亦相同。（希臘 Ionian 族之文字，或謂荷馬之原詩係 Aeolian 文，後譯爲 Ionian，未定孰是。）至兩詩中之風格，亦無甚出入。相似之處較相異爲多；蓋荷馬文學風格之完密超脫，實爲兩詩之要素。設無此，則兩史詩之上，不得加以荷馬之名矣。

荷馬之風格 (Homeric style) 最足動人者，莫如敘事之質直活現，及描寫之精確簡潔。如伊里哀詩中戰爭起始時之一段紀載實爲絕佳之敘事文。茲將英譯文錄後，蓋恐一經重譯，精彩反因之消失也。（英譯文甚淺現，讀者閱讀之，必能了解。）

“Now the long-haired Achæans took meat hastily among the huts, and after that armed themselves. And the Trojans, too, on the other side were putting on their armor throughout the city—in number fewer, but they were eager even so to fight in battle, of stern necessity,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wives. And all

the gates were opened and the folk poured out, both foot and horsemen; and a mighty din arose. And they, when as they came together they had reached one spot, clashed targets together and spears and the strength of bronze-breast-plated men; and the bossed shields pressed one another, and a mighty din arose. And there at once were heard the groaning and the boasts of men who were destroying and destroyed, and the earth flowed with blood."

又伊里哀末段描寫亞克尼士追逐海克討之狀態，及中段亞克尼士之甲冑，皆千古最妙之描寫 (description) 文。譯文甚長，茲不錄，讀者可取英譯本閱之。(英譯之荷馬史詩詳後) 要之，荷馬史詩中佳處，言之不盡，上所舉例，不過藉此以明荷馬藝術手段之高，使吾人讀詩時，倍增景仰之思耳。

荷馬詩中之喻辭用法，實開後人無數法門，喻辭 (simile) 之工切穩當，能使詩篇各段情節，栩栩欲活，讀者於喻辭中，彷彿目睹詩中人物驚奇悲慘之狀態。羅馬詩人福吉爾，英國米爾頓及其他

稱爲『技巧的紀事詩』(artificial epic)之作者，皆取法於是。荷馬的喻辭(明喻)非僅渲染若圖畫而已；其生動有姿，直具有戲劇的(dramatic)效能。宛如一卷書中之表圖(illustration)，而繪圖者能以想像之能力捕取書中內在的意義(inner significance)表而出之。故蒲伯(Pope)有言：『荷馬能於各種事實中攝取其最主要之類似點，而不躊躇。』然荷馬之喻辭若比之聖經舊約中喻辭，則又不同，甚至相反；以希伯萊之喻語常略於纖細之事故。伊里哀一書約有一百八十處長篇之喻語，每處展開之畫圖，皆完整；而阿德西僅有四十處。相差若是之遠，非無故也；阿德西書中雖多述奇異冒險之事，然其動人(excitement)之處，能使讀者發有『戲劇的感觸』(dramatic thrills)者，究不若伊里哀詩中人物行爲之強且烈也。

荷馬喜用小事以喻大事，以家常熟見之物喻英雄之舉止；此與希伯萊編年史家之用喻語相同。例如希伯萊帝王紀(1st 2 Kings, xxi: 13)書中有云：『余欲洗滌耶路撒冷，如人之洗擦一碟；洗擦之，又翻轉之。』荷馬描希臘大將亞札司，被敵包圍時之舉動，則云：『如一驢走入稻田，羣童揮之不能去。』其他喻語，有稱爲『蟬聯喻語』(sequence of similes)者，詩中亦數見不鮮。當荷

馬描述希臘軍旅環甲執盾，趨赴會兵之地也；以甲冑之光耀，則比云如吞食樹林之火；以其喧騰迅疾，則比之羣鳥飛翔；以其整隊時步履聲繁，則比之蕭蕭落葉；又因其人之囂雜也，則以營營之蜂聲爲喻；凡此皆詩中之特色，使人讀之，想像力亦隨之而伸展。又如戰爭時最足動人心魄之情境，荷馬反以與極平淡纖細之事相比，用增加其聲色：如言愛波羅毀希臘壁壘之易，直比之兒童毀海濱瓦塔；亞克尼士哭亡友，又謂其不啻小女兒假倚母懷，牽衣啜泣，直至擁抱勸慰而後已。

此外，又有稱爲「莊嚴喻語」(majestical similes)者，亦爲荷馬所常用。例如，風火、雷電等，荷馬皆取之喻極莊嚴之事物。莊嚴喻語最佳妙者，莫若述雅典利神以金盃加於亞克尼士頭上時之一段。英人格林 (Rev. W. C. Green) 曾譯荷馬之喻語，其書中有此一段譯文，茲錄之。（英譯文甚淺現，讀者可玩味之。）

* * *
As from an island city, seen afar,

The smoke goes up to heaven, when foes besiege;

And all day long in grievous battle strive

The leaguered townsmen from this city wall:

But soon, at set of sun, blaze after blaze,

Are lit the beacon-fires, and high the glare

Shoots up for all that dwell around to see,

That they may come with ships to aid their stress:

Such light blazed heavenward from Achilles' head

亞克尼士頭上之光輝，荷馬比之火焰，故喻語中用“smoke”一字。荷馬喻語，實不啻一種歷

史上之證據，告吾人曰：古時希臘文明之程度如是如是。故於喻語中，每可推想當日希臘之風俗習慣。例如上述一段中，所言遠村煙火，隣近驚詫之情形，無異告吾人：當時由中歐流徙入南部海岸之移民，曾到處劫掠；不然此等情狀既非荷馬所常見，胡能以之爲喻語，期衆人共喻？準此而觀，則知荷

馬之詩，不特爲偉大之文學，亦信史也。

吾人已知荷馬精於敘事矣，精於用喻語矣，顧其描繪人物之精細逼肖，尤足見其藝術之佳妙。如史詩中年少勇武之亞克尼士報復友仇，禮葬海克討，其悲涼慷慨之狀，直使後世讀者如見其爲人。是以大亞力山大王崇之爲偉大英雄，足爲己身之模範，且自恨生世大晚，不得如荷馬者爲之作傳，因對亞克尼士有妬意。除亞克尼士外，其他如阿德西，亞札司，拉斯討，海克討，以至德羅王伯萊摩，少年德拉麥克士，美人海蓮，彭尼洛等，荷馬俱用全力細描其性格及事蹟，故今日吾人展卷而觀，仿若與此等英雄美人相對。荷馬兩詩之藝術所以足爲後世文學之楷模者，其在斯乎？

第五章 荷馬問題

吾人既知荷馬詩篇之本事及其特點，尙有一事不能不述者，即後世所起之荷馬問題也。古時讀者對於伊里哀及阿德西兩詩皆信爲荷馬一人所作，故無所謂荷馬問題。降至十八世紀始有研究荷馬者，發出疑問：謂兩史詩到底是荷馬手筆否？若然，作於何地，何時，在何情狀之下而作成之？

由古時至紀元前五世紀，一般人則以爲不但伊里哀與阿德西爲荷馬所著，即當時各種紀事詩亦皆荷馬一人編撰。至紀元前五世紀末，大約在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之時，兩詩皆無所增損，當時讀者仍承認爲荷馬傑作，其崇拜荷馬也，直崇拜其詩篇耳。降至亞力山大時代，大約在紀元前三世紀之末，詩篇中之缺點及其矛盾不類似之處，始被一般讀者指出，大半是 Xenon 與 Hellas-nicus 二人。遂謂阿德西一詩，非荷馬之作品。然此種意見爲亞力士脫克 (Aristarchus) 攻破，且當時亦無人見信。至於近代之所謂荷馬問題，則研究二詩是否爲一人所作，是否有荷馬其人自

此問題發生以來，各家意見分歧，終莫能決；積久生疑，遂成古代文學上一大阻礙。

最始發出此糾紛問題者，爲德人武爾福(F. A. Wolf)。武氏著 *Prolegomena* 一書，係用拉丁文，曾風動一時；其中主要之點有五：(一)荷馬之詩當文字未孳乳之時已編成，蓋紀元前九百五十年希臘尙未知有文字之術，卽知之，亦未能用爲文學上之記述；故此兩詩必爲當時口頭之歌詞，及至作成，已經不少的變更。(二)此兩詩當作於紀元前五百五十年，一般刪詩家及文學批評家時時加以潤飾，刪改，使適合於當時文學藝術之氣息。(三)兩詩中藝術之整精和四一乃是後世修改之結果。(五)且兩詩多係當時各作者之短歌彙集編撰而成，既合成長篇之詩，各短歌之真相自無從見。

據武爾福之意見，尙承認當時有荷馬其人，不過兩詩係荷馬採取前人不完具之作品，編爲口頭諷誦之長詩；迨後既有文字另有文人彙集而潤譯之，始成爲今體。武爾福研究荷馬之書刊行後，應者蜂起；而各家說法亦各具一面之理。惟德人尼基(G. W. Nietzsche)之說與武爾福甚相反。尼基謂：在荷馬之前，希臘已有文字，且有若干種之歌詞；至荷馬出，遂採爲作成伊里哀與阿德西兩長

詩之材料。荷馬匠心獨運，千古之名著因以成。此外，如英人格洛（G. Grote）則謂伊里哀一詩，乃荷馬擴充古詩 *Achilleid* 之舊本而成。高達士（W. D. Geddes）（亦英人）之意則與格洛相反，謂荷馬先作 *Achilleid*，後有人增損之為阿德西。至於德人樂曼（Karl Lachmann）則直否認有荷馬其人，且謂相傳之伊里哀詩，係十八篇歌詞，每篇皆有作者，合組而成，編撰者遂假託荷馬之名。

此問題言之甚長，非本書篇幅所許，且在研究純粹文學之真價者觀之，必視為無聊之紛擾。討論此種問題者固不得謂無一部分之貢獻，然於文學本身則未見有何種益處也。蓋研究文學者應直入作品精神之中，以求其整體之藝術結構。凡一種作品無論其為傑作與否，中必瑕瑜互見；若捨其全體之精采，斷章取義，或割裂書中一二段反覆究詰，謂某處不合，某節矛盾，此實自陷於迷途，且令人亦從之眩惑也。是以近三十餘年以來一般批評家，對於荷馬問題，則多從舊說（即認兩詩為荷馬一人所著）。如馬太安諾德（Matthew Arnold）即為主張舊說最有力之一人。雖武爾福之說亦為後人所否認；如德文學家薛雷（Schiller）斥武爾福之說為粗野，歌德（先頗信武氏之言，

再一思之即不承認。致薛雷之信，亦云：『我更相信伊里哀一詩藝術之完整與精密。』安諾德有言：『伊里哀一詩有大文學家最純真的證據，此證據維何，即超偉之風格是也。』“……And the Iliad has a great master's stamp, and that stamp is the grand style.”

按荷馬所著兩詩，英譯本甚多，茲舉數種如下，以備讀者參考：

1. The *Odyssey* Translated in English Verse, by T. W. Mackail.
2. The Version of the “*Iliad*” in English Blank Verse, by Edward, Earl of Derby.
3. The Version of the “*Odyssey*” and the “*Iliad*,” by Alexander Pope.
4. The Version of the “*Iliad*” in English Hexameters, by Sir John F. W. Herschel.
5. The “*Odyssey*” into English Verse, by William Morris.
6. The *Iliad* Done into English Prose, by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7. The Odyssey Done into English Prose, by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此外，譯本尙多，考伯（William Cowper）所譯的伊里哀，今此版已絕。上所舉諸譯本，蒲伯筆譯太雕琢，殊惜原詩圓潔清顯之特質；然蒲伯亦自有其佳處。散文之譯本雖忠實明瞭可讀，又往往不能達出原著的詩句之美妙與精神。英本最佳無過於柴曼（Chapman）所譯，（上未舉出）故詩人克茨（Keats）爲詩崇之。篤而論之，譯本皆瑜瑕互見，能保存荷馬詩中之四種特質者（見上文論藝術一章），則未之見也。吾人最好先讀英譯散文，後讀蒲伯或摩利士（Mortis）之韻文譯本爲妙。本意列舉各譯本之文，以較其優劣，因所占篇幅必多，遂未果；讀者自行購取各書瀏覽之可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馬 荷

和希王

山寶海上
書

者刷印第行發

書各及海上

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OMER

By

WANG HSI HUO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B
八
二
三
分

國家圖書館



004637959

